

凡·高

凡·高
艺术·大师

星标

—压敏胶型



图书馆服务社出品

N02-8P

渴望生活

凡·高的艺术生涯

(美)欧文·斯通著

刘明毅译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LUST FOR LIFE
THE NOVEL OF VINCENT VAN GOGH

Irving Stone
POCKET BOOKS, INC.
NEW WORK

1946

31193/32 06

渴望生活

凡·高的艺术生涯

(美)欧文·斯通

刘明毅译

责任编辑 马仰峰 装帧设计 曹怀苏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上海长乐路 672 弄 33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无锡县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7.5 附照 24 页 字数 380,000

1982 年 12 月第 1 版 1983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30,001—45,000

代 译 序

十九世纪末叶，在法国艺坛上，继印象主义之后，出现了一个新的艺术流派——后期印象主义，它的代表画家是塞尚、高更和本书的主人公凡·高。

后期印象主义者和印象主义者之间，虽然有其私人交往和对于色彩的共同感受，但两者对于现实世界的认识和态度，有着极大的差距。如果有人以为后期印象主义不过是印象主义的继承和发展，那是由于画派名称所引起的误会。正确地说，后期印象主义者和印象主义者对社会现实的看法是南辕北辙的。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二十年，是印象主义画派的全盛时代，此后便逐渐为后期印象主义和接踵而来的其他画派所接替。

欧洲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到七十年代已经跨进帝国主义阶段，法国并没有例外。这时法国工业的发展速度和集中程度，落后于美、德两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就它在世界工业产品比重来说，也从第二位降落到第四位，但它的工业总产值，仍然不断地增长。

这时法国的机器设备远落在美、德、英三国的后面。而事实上，法国拥有足够的资金来改善它的工业技术装备，赶上先进。但法国的银行家宁愿把大部分资金向国外投资。吸收了全国百分之七十存款的法国三大银行，对外投资总额，高达二百七十亿到二百八十亿法郎，为本国投资的三倍。

法国以大量资金投入西班牙、俄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南美

的煤矿、铁路等企业。但更主要的投资方式是高利贷的国家贷款。列宁称法国为“高利贷的帝国主义”。

法国银行家从资本输出中获得了巨额利润，其中一部分落到有能力购买股票和拥有银行存款的中小资产阶级手中。“于是，以‘剪息票’为生，根本不做任何事情，终日游手好闲的食利者阶级，确切地说，食利者阶层，就大大增长起来。”（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食利者过着无忧无虑的寄生生活，有着强烈的享乐欲望。他们是大都市中各种吃喝玩乐的最大支持者。把这一阶层的欢乐生活，赞赏地充塞在自己作品里的是印象主义的艺术家们。

试调查一下马奈、雷诺阿、德加、洛特雷克等印象主义画家的作品，不难看到大量的郊游、野餐、舞场、跑马场、妓院、歌剧院、咖啡馆、酒吧间、玩纸牌和抽烟聊天以及安逸的家庭生活……等等场面。一句话，一切食利者的寻欢作乐，构成了印象主义艺术的基本情调，再也无法找到对于这些生活象印象主义那样为它高唱赞歌的画派了，即使把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画派也列计在内。

印象主义画家们笔下的欢乐镜头，实际上不过是法国社会的一个腐朽的侧面。我们知道，八十年代是全世界工业经历持续很久的萧条时期。随之而来的是成千上万个家庭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失业和破产。这些遭遇不幸的人群，多数堕入贫困、疾病、饥饿的深渊。九十年代又是法国工人成为社会主义者的人数与日俱增的年代。这些法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在印象主义的作品里，没有得到任何反映。可是，印象主义见所未及的另一个悲惨的侧面，后期印象主义的画家却有所感受。

后期印象主义者开始厌恶这个世界。塞尚躲在自己的工作

室里，过着“隐居”的艺术家生活，表示了对现实生活的冷淡情绪。高更避居到南太平洋的岛上，过其半开化的生活，表示对欧洲“高度文明”社会的鄙弃。凡·高的一生，忍受了这个“文明世界”所给予的折磨和苦难，并把自己和他周围人们的不幸遭遇，描写在自己的作品里，作为默默无声的抗议。凡·高如此真实地揭示了印象主义者所没有看到的世界，因而使他的艺术比之印象主义的作品远为深刻。

后期印象主义的三个代表画家，各自创造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但却有他们的共同素质；就是从根本上破坏了艺术的传统性。这一革命，反叛了艺术的金科玉律，也即意味着批判当世社会的一个暗示。后世的多少“评论家”们对于三家的艺术新风格，单纯地看作艺术的形式问题。不加深思地或予攻击，或予赞赏，都表现了他们对于后期印象主义了解的肤浅。

凡·高表达了自己对于生活的认识，感情强烈，态度诚挚，没有故作矫情的半点虚假。他在作品中，从不企图掩饰自己在技术方面的弱点。因此反而令人感到质朴天真，诚实可喜。这一特征，也为他们三家所共有，而以凡·高最为突出。

是否可以指出，凡·高的视野，还没有扩展到法国社会生活的另一个重要的侧面、一个战斗的侧面呢？每一个艺术家都有他的局限性，凡·高也不应该是例外吧！

一九八一年秋刘汝醴识于南京

目 次

代译序

刘汝醴

前 言..... 1

引 子：伦 敦..... 3

1. 娃娃的天使
2. 古皮尔公司
3. 爱情,按其自身的形象,创造爱情
4. “让我们忘了吧,好吗?”
5. 凡·高一家
6. “噢,你这个乡巴佬!”
7. 拉姆斯盖特和艾尔沃思

第一卷 博里纳日.....31

1. 阿姆斯特丹
2. 凯
3. 笨拙的乡下气的教士
4. 拉丁文和希腊文
5. 芒德斯·德·科斯塔
6. 更大的力量在何处?
7. 福音学校
8. “黑下巴”
9. 矿工的茅舍
10. 成功!
11. 垃圾
12. 马卡斯
13. 经济上的教训
14. 易碎
15. 黑色的埃及
16. 上帝退场
17. 破产
18. 一次小事故
19. 作为一个艺术家对另一个艺术家
20. 泰奥出场
21. 赖斯威克的老磨房

第二卷 埃 顿..... 118

1. “那是谋生之道!”
2. 疯
3. 学生
4. 特斯蒂格先生
5. 安东·莫夫
6. 凯来到埃顿
7. “不,永远不,永远不!”
8. 在某些城市里,一个人永远是倒霉的

第三卷 海 牙..... 167

1. 第一个工作室
2. 克里斯廷
3. 工作在进行
4. 一个男人需要一个女人
5. “你得赶紧，开始出售！”
6. 美德成长于不平常的地方
7. 含辛茹苦，无怨无悔
8. 无情的剑
9. 爱情
10. “圣家族”
11. 泰奥来到海牙
12. 父亲们是可笑的
13. 艺术，这是战斗
14. ——这就是结婚

• **第四卷 纽 南**..... 260

1. 教区牧师住宅内的工作室
2. 织工
3. 玛戈特
4. “重要的是爱，而不是被爱”
5. 你往何处去
6. 调查
7. “你的作品差不多能卖了，不过……”
8. 《食土豆者》

第五卷 巴 黎..... 307

1. “啊，巴黎呀！”
2. 爆炸
3. “一个人既然能当画家，何必再要做伯爵呢？”
4. 原始人的肖像
5. 绘画应该成为一门科学！
6. 卢梭家的宴会
7. 薄命人悬梁自尽
8. 艺术成为超道德的
9. 唐居伊老爹
10. 小林荫道
11. 为劳工的艺术
12. 共产主义艺术村
13. 向南，再向南，向着太阳！

第六卷 阿 尔..... 395

1. 地震还是革命？
2. 绘画机器
3. 鸽子
4. 邮差
5. 黄房子
6. 玛娅
7. 高更的到来
8. 声音和狂暴
9. 疯浪子
10. “在现实社会里，画家不过是只破碗。”

第七卷 圣雷米..... 469

1. 三等车厢
2. 疯人们的深情厚谊
3. 一只旧瓦罐就是一只旧瓦罐
4. “当我掉光牙齿、停止呼吸的

时候,我才发现绘画。”

第八卷 奥 弗..... 495

1. 第一次个人画展
2. 精神病专家
3. 一个人是无能描绘永别的
4. 生生不息的土地
5. “他们身后永不分离。”

跋..... 527

译者后记..... 528

作者简介..... 529

凡·高年表..... 531

凡·高时代欧美主要画家年代表..... 536

附图目录..... 540

编 后..... 545

附 图

前 言

正值《渴望生活》出版十一周年之庆，袖珍本版决定刊印。这给予我双重的喜悦：在一个每年出版上万册新书的国家里，一本小说进入了它的第二个十年，仍然引起读者持久的兴趣，是不多见的；另一重喜悦是，文森特·凡·高和他的传记故事现在将呈献给广大的袖珍本读者，其代价不过是几根棒棒糖或一张三轮影院的票子而已。这是书籍出版的革命，在我整个写作生涯中，对此一直昂首以待。

人们向我问过无数次：“他的姓名如何发音？”文森特·凡·高是荷兰人，因此专门性的正确发音应该是 Van Hchuuuch, 美国人几乎无法发这个音。由于他的创造性绘画的大部分活动是在法国进行的，故而他的名字有时候就念成法语的 Van Gogk。然而，在我们国内，无需使用这些困难的发音，我们可以简单地叫他作文森特·凡·高，而且这是完全正确的。

凡·高早已被带进了千百万美国人的心中，极大多数美国人把他看作是一位亲密的朋友。他短促的一生中超人地斗争和更为超人地征服艺术，赢得了我国人民最亲切的同情。再说，他有着不可思议的颠倒乾坤的成就——在成熟的十年创作活动中，他绘制了大约六百幅油画和八百余幅其他画种的画。他生前仅售去过一幅画，是卖给一个荷兰同行的姊妹，代价不过几个美元。可是，今天他的主要作品每幅价值五万至十万美元；他的全部作品价值二、三千万美元。

这些天文数字不会打动文森特的心，因为他对金钱是漠不关心的。他所要的是：了解生活，描绘生活。

欧文·斯通

引 子

伦 敦

1

“凡·高先生！该醒醒啦！”

文森特甚至在睡梦中也期待着厄休拉的声音。

“我醒着，厄休拉小姐。”他高声应道。

“不，你没醒，”姑娘笑着说，“现在是醒了。”他听着她下楼，走进厨房。

文森特双手往下一撑，跳了起来。他生得肩宽胸厚，臂粗腿壮，强健有力。他一骨碌地套上晨衣，从水壶里倒出冷水，磨起剃刀来。

文森特享受着每日履行的剃须仪式：先从右边的络腮胡子刮过宽阔的面颊，直到肉感的嘴角；再从鼻孔下向外刮去唇上的右边一半，接着是脸的左半边；然后刮下巴——一块圆大的暖烘烘的花岗石。

他一头钻进小衣柜上的用布拉邦特的草和橡叶编制的花环。这是他的弟弟泰奥在曾德特附近的荒原上采集制成后，寄



凡·高十三岁

到伦敦给他的。鼻子上的荷兰香味开始了新的一天。

“凡·高先生，”厄休拉又敲门叫道，“邮差刚送来你的信。”

他撕开信封，认出他母亲的笔迹。“亲爱的文森特，”他念道，“我要在信上和你说一两句话。”

他的脸又冷又湿，所以便把信塞进裤袋，打算在古皮尔公司的空闲时刻里再看。他把长长厚厚、黄里带红的头发往后梳平，换上一件毕挺的白衬衫，戴上低领和黑色四折大领结，下楼去吃早饭和领受厄休拉的微笑。

厄休拉·洛耶和她的母亲——一个普罗旺斯副牧师的寡妇，在后花园里的一所小房子里办了一个托儿所。厄休拉芳龄十九，是一个笑咪咪、大眼睛的姑娘，娇嫩的鹅蛋脸儿粉画般艳丽，苗条的身材，亭亭玉立。文森特喜欢望着那张撩人心弦的脸庞上洋溢着微笑光彩，那光彩就象五色缤纷的遮阳伞上的闪光。

厄休拉利索而又从容地开出早餐，在他吃的时候，高兴地跟他攀谈。他二十一岁，第一次恋爱。生活在他的面前展开着。他想：要是一生都能面对着厄休拉吃早饭，他将是一个幸运儿了。

厄休拉端上一片火腿、一只鸡蛋和一杯浓红茶。她轻快地坐进桌对面的一张椅子上，拍一下脑后的棕色卷发，一面对他微笑，一面迅速地把盐、胡椒、白脱和烤面包一一递给他。

“你的木犀草又长高了一点，”她说，舌头舔舔嘴唇。“在上陈列馆前要不要去看一看？”

“好，”他答道。“你，我是说，请你……领我去好吗？”

“他这人真是好笑！自己种了木犀草，却不知道到哪儿去找。”她有一个习惯，当面讲人时，就当对方不在屋里。

文森特狼吞虎咽地吃着。他的举止，就象他的身体一样笨

拙，他似乎不知道对厄休拉怎样说才好。他们走进院子。那是寒冷的四月的一个早晨，苹果树已经开花。一个小小的花园把洛耶的住房与托儿所隔开。不过几天前，文森特刚下种罂粟花和香豌豆花，木犀草已穿出地面，文森特和厄休拉蹲在木犀草的两边，他们的头几乎碰到了一起，厄休拉的头发散发出一股浓烈的、天然的香味。

“厄休拉小姐。”他说。

“嗯？”她把头一缩，询问地对他微笑。

“我……我……我是说……”

“唷，你这样结结巴巴地，能说得清什么话呀？”她问，一面跳了起来。他跟着她走到托儿所的门口。“我的娃娃们马上就要来了，”她说。“你不会迟到吗？”

“我有的是时间。走到斯特兰德街不过三刻钟工夫。”

她想不出再说什么话，于是双手伸到脑后，将住松散下来的一绺头发。她那苗条的曲线一下子显得丰满得多。

“你答应我为托儿所弄的那张布拉邦特风景画怎么样了？”她问。

“我把西泽·德·科克的一张速写的复制品寄到巴黎去了。他会为你题词的。”

“噢，太好了！”她拍着双手，款摆着腰肢，转了一圈。“有时候，先生，不过仅仅是有时候，你真能讨人喜欢。”

她的眼和嘴在对他微笑，她想走开了。他一把抓住她的臂膀。“我睡觉的时候，给你想出了一个名字，”他说。“叫做娃娃的天使。”

厄休拉的头往后一仰，纵情笑了起来。“娃娃的天使！”她叫道。“我一定要告诉妈妈！”

她挣脱了他的手，对他耸肩而笑，窜过花园，奔进住屋。

2

文森特戴上高顶丝帽，拿了手套，踏上克拉彭的街道，在离伦敦中心区的这个地段中，房屋稀稀朗朗。所有的花园里，紫丁香、木桃和金链花盛开。

时间是八点一刻，他用不着在九点钟以前赶到古皮尔公司。他善于步行。两旁的房屋渐渐密起来，上班的人渐渐多起来，他从后面追过了他们。他对他们的亲切友好的感情油然而生，他们显然也都懂得恋爱是一桩多么美好的事情。

他沿着太晤士河堤岸走去，通过威斯敏斯特桥，经过威斯敏斯特寺和议会大厦，拐入斯特兰德街索瑟普顿十七号伦敦古皮尔公司——美术商店和版画出版社。

他穿过铺着厚地毯、挂着鲜艳帷幔的大厅，看到一幅油画，描绘一条六英尺长的鱼龙之类的动物，它的上方有一个小人儿展翅飞翔。这幅画题为《天使长迈克尔杀死恶魔》。

一个职员在他走过的时候告诉他：“石版画柜台上有你的一个包裹。”

穿过陈列着米莱、鲍顿和透纳作品的图画大厅后^①，便是店内的第二个房间，里面陈列着铜版画和石版画。第三间房比其他两间更象交易的地方，大部分的销售就在这儿进行。文森特一想起昨晚最后一个女主顾的情景，禁不住笑了起来。

——“我没法欣赏这张画，哈里，你呢？”她问她的丈夫。“这条狗真象去年夏天在布赖顿咬我的那条狗。”

“哎，我的老伴，”哈里说，“我们一定要挑一条狗吗？他们多半是要使一个太太发愁。”——

文森特十分清楚，事实上他的确是在出售一些蹩脚的东西。到店里来的大多数主顾，对他们所买的画压根儿一无所知。他们付出昂贵的代价，买进不象样的商品，然而，这关他什么事呢？他该做的就是要使画片室的生意兴隆。

他打开巴黎古皮尔公司送来的包裹。这是西泽·德·科克捎来的，上面写着：“献给文森特，及厄休拉·洛耶。我的朋友的朋友，也就是我的朋友。”

“今晚把画交给厄休拉的时候，我就要问她。”他喃喃自语。“再过几天我就二十一岁了，我现在每月挣到五镑。不必再等待了。”

时间在古皮尔公司的静悄悄的后房间里过得很快。他每天替古皮尔陈列公司平均卖去五十幅照片，能为公司赚这么多钱，他感到很高兴，虽然他更宁愿做油画和铜版画生意。他喜欢他的同事们，他们也喜欢他；他们常在一起闲谈欧洲大陆上的事儿，消磨许多愉快的时光。

这个年轻小伙子性格有点孤僻，回避社交。人们认为他古怪，有点儿别扭。可是厄休拉却完全改变了他的性格。她使他滋生了要博得别人好感的要求；她帮助他从那种孤独的性格中摆脱出来，帮助他看到了平淡的日常生活中的乐趣。

公司在六点钟打烊。文森特走出店门的当儿，奥巴赫先生喊住了他。“我接到你叔叔文森特·凡·高的信，”他说。“他想了解你的近况。我很高兴地告诉他，你是店内最好的职员之一。”

“谢谢你的好意，先生。”

“没什么。夏季休假后，我想把你调离后房间，到前面的铜版画和石版画室里来。”

“在这当口，这对我来说，可真有重大的意义，先生，因为我……我要结婚啦！”

“真的吗！这可是个好消息。什么时候结婚？”

“我估计就在夏季吧。”他以前还没有想到过日期呢。

“嗯，我的孩子，那好极了。今年第一季度里你已经加了一次薪，不过，等你蜜月旅行回来后，我敢说我们可以想办法再给你加一次。”

① 米 莱爵士(Millais 1829—1896)，英国拉斐尔前派三个创始人之一。鲍顿(Boughton 1833—1905)，英国画家。特纳(Turner 1775—1851)，英国风景画家。

3

“我把画给你弄来了，厄休拉小姐。”文森特吃完了饭后说，把椅子堆放原处。

厄休拉穿着一件绣花的铜绿色上衣，样式入时。“那位艺术家为我题写了什么动人的话吗？”她问。

“题了。你去拿盏灯，我就替你吧画挂在托儿所里。”

她撅起嘴唇，作出一种最适宜于接吻的样子，瞟了他一眼。“我得帮妈妈做事。等半小时再挂，好吗？”

文森特两肘搁在他房里的小衣柜上，凝望着镜子。他从前很少想到过自己的外貌，在荷兰，这显得无关紧要。他看出，与英国人相比，他的脸和头显得笨重了。他的一双眼睛深深埋在水平线般平直的岩石隙缝中；鼻子又高又挺，胫骨似地粗直；隆起的前额的宽度，与他的浓眉至肉感的嘴之间的距离相等；颌部宽阔有力；脖子短粗；厚实的下巴是荷兰人特点的活标本。

他离开镜子，懒散地坐在床沿上。他是在一个严肃的家庭